

量身訂作

現代展示的新方向

文・圖／耿鳳英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副教授

展示必須滿足分眾需求，反映在實務上，世界各國的博物館都不遺餘力地大肆更新展示空間，也促使博物館對既有空間再建構產生新的思維，然而將舊有文化組件更新或是重新組構，在用途的變更、延展或是重塑硬體生命之外，背後最重要的目的為何？如何才能真正達到落實博物館的展示與教育雙向結合的效益？

前言

繼上個世紀末博物館未竟的使命，在21世紀初發酵成博物館文化變革的新世代。這十年來國際間對於文化資產的關注，更造就當下以博物館為首的文化產業空前盛況。舊日以物為主的展示觀已不敷使用，改為以人為主的參與式、情境式或是感官式的手法，著重於引導式的互動體驗，從融入情緒中學習，體現「從做中學」與「寓教於樂」的現代博物館展示理念。

另外，為顧及博物館不同層面的觀眾，展示必須滿足分眾的需求，反映在實務上，世界各國的博物館都不遺餘力地大肆更新展示空間，其中以大英博物館的大中庭計畫、大羅浮宮的大羅浮計畫，以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大故宮計畫最引人注目。這些更新計畫，除了透過空間更新創造出更多的展場面積外，也將新科技、新裝置、新觀念植入傳統的建築物或展示廳之中，強化博物館觀眾參觀的多元經驗。各式的努力都再再地促使博物館對既有空間再建構產生新的思維，然而將舊有文化組件更新或是重新組構，在用途的變更、延展或是重塑硬體生命之外，背後最重要的目的為何？除了社會教育目的之外，還有什麼

更偉大的使命？

「量身訂作」的概念因此因應而生，對博物館觀眾而言，最重要的還是要能夠引發他們的興趣，才能對展示產生共鳴，也唯有如此才願意參與其中。所以大至博物館的空間設施、小至指標說明牌，都應該基於這個理念，從觀眾熟悉的或是其生活事物出發，找出他們的需求，有效地激發與連結觀眾的想像力及記憶庫，讓觀眾進一步了解或是親自體驗其中的奧妙，並從參觀經驗中獲得啟發與知識，也才能真正達到落實博物館的展示與教育雙向結合的效益。

「量身訂作」

甚麼是「量身訂作」？顧名思義：是一種「客制化（tailor-made）」的過程，針對觀眾的需求，考量甚麼樣的內容最適合目標對象（target audience），並依展示內容而制定展示方向；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「專屬的空間」，博物館展示愈來愈注重展示教育延伸的機制，專為觀眾量身訂作的展示空間，更具備複合式的功能，兼具個人學習與社會教育的雙重功效。

國內外量身訂作的展示廳中，較著名的包括



圖1 兒童扮演購物者的角色。



圖3 提供觀看及冥想的專屬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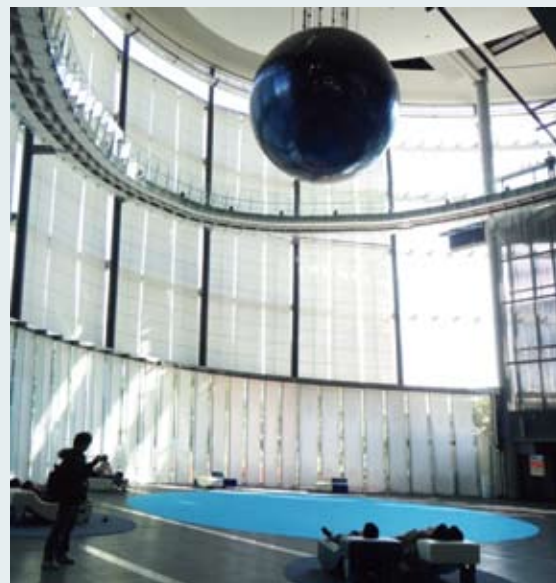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3D立體劇場。



圖4 可與科學家互動的科學實驗室。

英國Eurika!兒童博館（Museum of Children）與日本的未來館，在Eurika!兒童博館有結合地方產業與企業規劃出超級市場展示廳、銀行展示廳，主要透過企業贊助將主題更深化，¹所以在超級市場展示廳中，兒童觀眾可以扮演購物者的角色，肆意地將商品入購物籃中（圖1），在結帳時可以和櫃員互動，櫃員也是由兒童觀眾扮演，以條碼機結帳做角色扮演的互動方式；而日本未來館則是以學界資源為本，輔以科技產業的產、官、學三方互惠方式，主要是希望藉由產業與學界來充實資金與輔助技術上的不足，並利用跨國研究

與合作的方式達到資源共享之效，例如：3D立體地球劇場與世界同步更新資訊的演出，亦提供觀眾可以觀看及冥想的專屬區（圖2、圖3）、科學影像的互動及預約制的實驗室，是提供參與者與科學家互動的區域。這些實驗區域擁有高科技且專業的設施，它們被設計為開敞式的實驗展示空間，像科學實驗室即是透過與研究者的實際接觸，設計與觀眾可以共同觀察與實作的內容（圖4）。雖然，前者與後者針對的觀眾群互異，但經由量身訂作的方式，同樣地創造出專屬的體驗式博物館參觀經驗，除了加深印象之外，更可達到更有效的教育目的。

另一類「專屬空間」：則是一種為某種目的所設計或規畫的特殊空間，讓使用者可以得到舒適、安全及不一樣服務品質，較著名的案例



圖5 日本的新美術館。

包括日本的新美術館（圖5）與大英自然史博物館達爾文廳的第二期工程（Darwin Centre, Phase II,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）「繭」²（Cocoon）（圖6）。前者是創造出一座專屬於「展示」的博物館，沒有蒐藏品，甚至有學者稱爲它是一座「空」的博物館，觀眾到博物館來參觀不斷更新的展覽，甚至於營造一個特殊的空間，在參觀展示、購物與餐廳用餐都與傳統的博物館不同；大英自然史博物館的達爾文中心第二期，就其展示空間而言，它成爲博物館在數位化經營及科技整合理念影響下，利用突破既定展示空間，以及帶入高科技互動裝置，來達成觀眾從做中學及寓教於樂雙重效益的絕佳案例，營造出一個科技互動與單一動線體驗自然科學的展示廳，觀眾運用互動媒體以專屬的NaturePlus卡記下每一個展示區的停駐、觀賞與參與的過程，離開博物館回家之後，藉由此卡可以再回顧參觀的過程，這對過去傳統的博物館展示概念而言是個很大的突破。因此，專屬空間與量身訂作都有一致的共同之處，那就是「以客爲尊」的新觀念。

科技與視覺優先的年代？

視覺傳達在當下日常生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，也是人類文明溝通的主要媒介之一。但是琳瑯滿目的物件，「對一般觀眾而言是毫無意義



圖6 達爾文廳的第二期工程「繭」外觀。

的，觀眾可能可以分辨個別物件的特徵或種類，但如果缺少定義或成因的解釋，觀眾會受困於此」³。在現代博物館中，展示不乏既新奇又前衛的視覺化裝置，或是與新科技媒體結合的多媒體影像藝術。然而，新科技媒體的運用是否會因爲過度強調而適得其反？視覺化的裝置藝術會不會太過注重感官刺激，造成喧賓奪主？文物在現代博物館展示中應該如何呈現？如果博物館只是一味地迎合社會大眾的需求，會不會成爲另一種形式的遊樂場？

歸根究柢，展示呈現手法、運用媒材，其實都必須要回歸到展示的真正目的與意圖，仔細思考博物館究竟想透過展示帶給觀眾什麼樣的體驗？達到什麼樣的成效？甚至針對不同觀眾提供什麼的內容？這些議題都是希望能持續地活化博物館，達到吸引觀眾到館參觀的目的，更是博物館永續經營的基礎。沒有一個展示是可以永遠展出的，最後勢必有所更新。展示持續性更替的政策，以及提供展示內容具體的假設是可以被接受的，最好的方法是先了解展示內容的屬性。如果不知道自己屬性爲何，就像空有舞台沒有舞者、劇



圖7 台灣文學館「台灣文學的內在世界」「我手寫我聲」多媒體互動裝置。（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，林柏樑攝影）

情片卻沒有故事線、有演員而沒有劇本！唯有在了解屬性後，展示內容才得以伸張、發展、延續其展示意圖。

2011年10月22日國立台灣文學館的第二期常設展更新開幕，跨出了文學靜態思維的傳統觀念，在裝置手法的導入與多媒體影像的運用上有較多的呈現。這是爲因應當下觀眾的需求與展示的趨勢所設想的展示方向，如館內的「我手寫我聲」多媒體互動裝置（圖7），即是策展團隊依展覽內容量身訂做的展示手法，希望讓觀眾透過作家寫作現場的體驗，創造出專屬的、體驗式的參觀經驗。此類展示手法不僅在視覺上有較多的突破，並嘗試運用影像來傳達文學書寫的視覺概念，立意雖好不過卻也容易產生輕浮與不實的落差，反而會減少文學該有的淡然與溫度。不過策展團隊的用心卻也將一些容易掉入媚俗的裝置排除於外，更新後的展覽給人的感覺，則是呈現另一種對當代文學新的詮釋方式。

一個有溫度的展示

當下博物館展示的發展，已經越來越多元，結合了新科技的進步與發展，博物館莫不爭奇鬥豔地研發新科技媒體展示方式，以吸引觀眾前來。因此，博物館展示已經從教育性、美學啓發延伸到兼具娛樂性、休閒功能的新表現手法；博物館展示的概念也從基本「實」的文物展出擴展

到「虛」的感官體驗，並試圖結合二者，創造出兼具知性與感性的展示方式，讓博物館參觀成爲一種學習、體驗、休閒與娛樂的綜合活動。⁴

一種以技術先行的捷徑，一種可以將深度與廣度同時並行的手段，博物館展示隨著新科技的發展，產生較具突破性、不同以往的嶄新觀念。於是觀眾可借助聲光媒體的加入，更充分地享受及滿足於博物館參觀的過程。然而，科技畢竟是冰冷的，雖然可以模擬或是虛擬任何情境氛圍或是呈現3D動態影像，但終究還是一種「虛」環境的呈現，實質上還是很難感受她的溫度。簡單的說，這就像是：一張書寫的手稿與電腦打字或是印刷稿的不同，你可以很輕易由書寫的字體猜測執筆者的個性、心思甚至是情緒，但面對工整的電腦字體，你能看出什麼端倪嗎？這就是其中的差別，也就是一種缺少了人味的感覺，一種失溫的陌生感。

科技始終來自人性，新世紀中的博物館展示首要思考觀者的需求，是需要適時、適地、適人來創造一個屬於量身訂作的空間與氛圍，以新科技的手法與觀念爲輔，才能滿足當下社會的多元面向需求，讓觀眾在參觀過程中，能自然的、容易的對展示有更深的體會與了解，讓展示的溫度可以持續的感動人心、溫暖每個展場內的個體，也才能創造出一個成爲觀眾獨一無二專屬的參觀經驗。☒

¹ 超級市場的展示由當地的著名瑪莎（Mark & Spencer）百貨公司贊助、銀行的展示由當地的哈立法斯（Halifax）銀行所贊助。

² 圖片來源：<http://www.nhm.ac.uk/visit-us/darwin-centre-visitors/cocoon-highlights-sldies/index.html>，(2011/9/15)。

³ M. B. Alt, D. C. Gosling, Dr R S Miles and R. S. Miles, *The Design of Educational Exhibits*, (London: Routledge), p.188.

⁴ 耿鳳英，2006，〈虛與實——新世紀的博物館展示趨勢〉，台中市：國立科學博物館，博物館學季刊20（1）：頁95。